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

拾伍

ZISHAHUCHANGPIANXIAOSHUOSHUXI

天日

刘云生◎著

二十一世纪版的红高粱
中国版的查泰来夫人的情人
无情之爱，却爱得惊天泣地
无爱之性，却美得若神若仙

中国华侨出版社

紫砂壺



长篇小说书系之

拾伍

ZISHAIHU CHANGPIANXIAOSHU XISHI ZHILU



刘云生◎著

中國華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天日/刘云生著. —北京:中国华侨出版社,2010. 11

ISBN 978-7-5113-0826-9

I. ①天… II. ①刘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0)第 208892 号

●天日

著 者/刘云生

出 版 人/方 鸣

责任编辑/崔卓力

形象包装/道一设计

版式制作/华 静·晓 月

责任校对/潘 琳

经 销/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/710×1050 毫米 1/16 开 印张/24.25 字数/382 千

印 刷/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/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/ISBN 978-7-5113-0826-9

定 价/39.80 元

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 3 层 邮编:100028

法律顾问: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:(010)64443056 64443979

发 行 部:(010)64443051 传 真:(010)64439708

网 址:www.oveaschin.com E-mail:oveaschin@sina.com

我说过，我和几个男人的往事，等儿女成人以后，不但要告诉儿女，还要写给世人看。我觉得这样做了，也就不枉活那么一段岁月了。我觉得这样做了，也许给后人能留下一点什么。

从北京来到塞北高原上的第一天，我和班长就被别人偷看了。

清晨，一下火车，同学们住进县城里的招待所。

招待所是一个从未投产的小工厂，一根不冒烟的大烟囱，一栋大厂房，一排大宿舍，一个大食堂，还有一个罕见的大厕所。厕所分男女两半。光女的那一半就有几十个蹲坑儿。平时无人进出，里边落满灰尘，灰尘上有小动物爬过的痕迹。排列整齐的蹲坑儿显得荒败苍凉。

坐了一夜火车，下车后又嘈嘈了一上午，午饭后同学们都睡了。

不多久，我被尿憋醒了，爬起来就往厕所跑。阳光明晃晃，通向厕所的小路和路边的杂草在我眼前晃。跑到厕所前，瞅准墙上的女字，便一头扎了进去，拣门口的坑儿蹲下，稀里哗啦解了个痛快。小解完了，觉得小肚有点儿疼，便蹲在那儿歇了一会儿。对面墙角结着一张蜘蛛网，一只硕大的蜘蛛静静地守在网中央。网上挂了几只小飞虫，蜘蛛大概吃饱了，根本懒得去碰它们。小肚上的疼劲儿过去了，我慢慢从蹲坑儿上站起来，一边系裤带，一边无意识地朝下看了一眼，便见下边痴着一张男人的脸。那脸圆圆的，红红的，眼睛黑黑的，眉毛浓浓的。我疑心自己看花了眼，脱口问了一句：“谁？”下边那脸突然笑了。我才认定，那确实是一张人的脸。我下意识地尖叫一声，撒开双腿往回跑。阳光明晃晃，通向宿舍的小路和路边的杂草在我眼前晃。

跑回宿舍，推醒班长，我对班长说：“厕所里有人偷看呢！”班长说：“真的？”我说：“真的！”班长便爬起身，大步二步往厕所跑。班长虽然也是个女生，却有一点男孩子的性格，打篮球、踢足球都行，就是唱歌唱不好，嗓子哑哑的。她向厕所跑去，我也跟着往厕所跑。班长进了厕所，我站在外边等她。不一会儿，

班长不声不响出来了。她一边拉着我往回返，一边悄悄对我说：“就是有人偷看呢！”我说：“你也被看见了？”她说：“我刚刚蹲下去假装小解，就见下边跑出一张男人的脸！”我和班长一起去找带队老师。带队老师说：“通知所有的女同学，上厕所时结伴儿去，但不要太张扬。”说完，带队老师便找有关领导汇报去了。同学们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都窃窃私语着，样子显得既紧张又神秘。

不多久，听得外边有人嚷：“快看！快看！逮住一个大流氓！”出去一看，见一伙人推推搡搡，朝大门外边涌去。我和同学们追上前去，见几个民兵正把一个人往树上吊。围观的人越来越多，不一会儿，招待所大门口的道路就被堵塞了。人们闹哄哄的，一边探着脑袋往树上瞅，一边互相询问：

“咋啦？”

“眊茅房哩。”

“眊茅房犯得着往树上吊？”

“眊错人啦！”

“眊了谁啦？”

“眊了人家知识青年啦！”

“啧啧，看把知识青年金贵得！眊一眼，就往树上吊！”

当地人就愣愣地瞅我们。

一个民兵把一块“流氓犯薛佃宝”的大牌子，挂在薛佃宝的脖子上。另一个民兵操起一根湿柳棒，在薛佃宝屁股上使劲抽：“再叫你眊！再叫你眊！”

薛佃宝垂着头死挨。

从人们的交谈中得知，薛佃宝是一眼泉村的人，常年在县城看粪店，掏粪时没少偷看女厕所。平时，人们也不把这事当回事。这一回，带队老师向县里作了汇报，县革命委员会领导说：“这还了得？竟敢偷眊女知青！这回可得好好惩治惩治哩！若不惩治，恐怕以后会惹出大麻烦。”于是，薛佃宝便被逮了，吊起来。

一个民兵拿来一根大铁柄。薛佃宝见了大声喊：“哎呀，甬往死打我，我还没有见过天日哩！”民兵们哪管他这一套，只一下，就把他的腿骨打断了。

围观的人群骚动起来，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有人把眉头皱得紧紧的，有人目光散乱着，开始从人群中往外撤。有人则说：

“平素偷耗女茅房，给眼睛过瘾。这回赶上圪节头儿啦，把腿也赔进去啦！”有人还说：“甭把命赔进去就不赖啦！”我听了心里咯噔一下，觉得十分不是滋味。班长大概也有这种感觉，便拉着我的手从人群中挤出来了。

在返回宿舍的路上，我对班长说：“不知下一步会如何处置他？”

班长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我又说：“是不是真会把命搭进去？”

班长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
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和班长去迟了，在食堂吃饭的人已经寥寥无几，一位服务员大嫂在那儿守候着。晚饭是小米稀饭，玉米面窝头，想吃多少，吃多少。只有黄萝卜咸菜丝儿，每人只供给一小碟儿。那咸菜苦咸苦咸，难以下咽。我和班长只吃了几丝儿就不吃了，光喝稀饭，光啃窝头。吃完饭，大嫂过来收拾碗筷，见碟子里还剩一些咸菜丝儿，便当着我和班长的面儿，一下就把那些咸菜吃光了，还用舌头舔舔碟子里的咸菜沫儿。我和班长都感到诧异。大嫂一下脸红了，笑笑说：“叫你俩笑话啦。这黄萝卜咸菜可金贵哩。我们这儿一年四季不种菜，一来缺水，种菜长不好，二来以粮为纲，全叫种粮食。不比你们北京城，粮食、蔬菜供应得全全儿的！我们这儿就不行啦，单说这黄萝卜咸菜吧，也是因为你们要来啦，专门从别处调来的。”

我听了，心里又十分不是滋味。

班长一边帮大嫂收拾碗筷，一边问大嫂：“问您一个问题。”

大嫂说：“问吧。”

班长说：“天日是什么？”

大嫂说：“你问得是哪个天日？”

班长说：“天日还分哪个天日？”

大嫂说：“那自然。”

班长说：“树上吊的那个人说，他还没有见过天日呢。”

大嫂一下笑了，说：“他说的那个天日，就是你！”

班长说：“怎么会是我呢？”

大嫂说：“就是女人！”

我和班长同时说：“怎么会是女人呢？”

大嫂哈哈大笑了：“你俩还小，还不省事！说穿了，其实很简单，没见过天日，就是没跟女人睡过觉，没跟女人做过那种

营生。”

班长一下脸红了。

我也觉得脸上热热的。

来到塞北高原的第一堂课，竟然是一个关于天日的解说！

从食堂出来后，我和班长向招待所外边走去。为了确保知青的安全，大门口新设了一个公检法在那儿站岗。那时候，各种大盖儿帽都被破四旧破掉了，公安局、检察院、法院被拢在一起归军管会领导。干警们统一穿草绿上衣、藏蓝裤子，戴军便帽，着三点红，统称公检法。在大门口站岗的那个公检法又瘦又小，宽大的制服穿在身上，更使他显得若有若无。我和班长来到大门口，他故意挺直腰板儿厉声喝道：“不许到外边去，尤其是女知青！”班长说：“我俩就在大门口遛一遛。”他才把口气缓和下来：“这倒行，可不敢往远走！”我和班长点点头，就在大门口遛。

太阳落山了，西天边烧起了半天红云。一下午的喧嚣已然过去，吊过人的大树在微风中摇曳，薛佃宝不知被带到什么地方去了，这儿却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。两条瘦狗在招待所门前嗅来嗅去。

我和班长离开大门口稍远一点儿，那个又瘦又小的公检法就喊：“回来回来，可不敢往远走！”

我俩只好返回招待所。

招待所的院子非常大，一百多知青住进来，不显山，不露水，犹如酷夏的几滴雨，洒进干涸的田地里。这儿原本是一片庄稼地，大跃进时圈成了一个小工厂，小工厂却一直没开工，田地也不能再种了。大院里长满杂草，宿舍和食堂前边却被踩出一片光溜溜的硬地来。还有通向厕所的小路，也被踩得光溜溜的。同学们三三两两在院里闲遛，女同学上厕所结伙成帮。草丛中矗立着一根大烟囱，烟囱上筑着一个老鸦窝。我和班长来到一间大厂房，厂房里闲置着几台生锈的大机器，打断薛佃宝腿骨的那根铁棍子，就是从机器上卸下来的一根大手柄。

同学们在招待所集训了三天。

三天后，大家就分赴各个乡村去了。

清晨，招待所大门前的空地上，一边是知识青年和他们的行李，一边是当地农民和马、驴、牛、骡、胶轮车以及木轮车。两群人中间隔着一面大旗。大旗火红火红，迎着晨风，沐着朝阳，

呼喇喇飘扬。

一条黄毛瘦狗居然无视这喧闹的人群，伸长脖子，探着脑袋，沿着墙根嗅来嗅去。管知青的领导高声喊。于是，就有一两个知青走到大旗下。于是，就有一两个农民走过去把知青领走了。黄毛瘦狗不管不顾地嗅。有的知青拿出半导体收音机听广播。有的农民跑过来看半导体。黄毛瘦狗终于从一个墙洞里嗅出一条同样瘦的黑狗来。狗们聚会了，狗们高兴了，狗们在一个马粪堆旁尽情地嬉戏逗闹着。知青们看狗看得也高兴。有的知青说那是一条公狗和一条母狗。有的知青说两条狗全是公狗。有的则说全是母狗。有的竟然起哄说，既不是公狗，也不是母狗。有的言辞激烈地反问道，不是公狗，不是母狗，那是什么狗？知青们因为狗吵开了。农民们因为知青不识狗公母而咧开嘴直笑。管知青的领导高声喊。班长被分配到一个叫作圪砣的村庄去了。管知青的领导高声喊。知青们越走越少了。最后剩下我一个人，两条瘦狗围着我摇尾巴，我把招待所食堂发给我的两个混合面馒头全给狗吃了。这时候，接我的人才赶来了。

一见他的面儿，我就大吃一惊！那脸圆圆的，红红的，眼睛黑黑的，眉毛浓浓的。他怎么跟薛佃宝长得一模一样呢？我问管知青的领导：“把我分配到哪个村了？”管知青的领导说：“一眼泉。”我又大吃一惊！他怎么跟薛佃宝是一个村的呢？我的心便开始七上八下地乱跳起来。管知青的领导指着我对他说：“就是她！”他却指着我对我说：“就是你？”我说：“什么就是我不就是我，我也不知道！”他便开始瞅着我笑。我想起厕所下边的那张笑脸来。

他把我的行李搭在驴背上，然后对我说：“走吧。”

我向管知青的领导看了一眼。管知青的领导明白了我的意思，他向我挥挥手说：“走吧走吧！一眼泉的贫下中农接你来啦，你就跟他走吧，没错儿！”无条件地服从组织上的分配，我还有什么说的呢？

我只好跟他上路了，心里却不由得提防着他。

秋日的阳光暖融融，我们行进在田间小路上。他在前边拉着驴，驴驮着我的行李跟着他，我跟在驴后边。每走一步，就有数不清的蚂蚱向路两边飞蹦。路两边全是庄稼，高一片，低一片。高的多是高粱、玉米。低的多是莜麦、黍子、谷子、山药。前边是一片高粱地，脆脆的杆儿，翠翠的叶儿，紫红紫红的高粱穗。

他拉着驴走进了高粱地，我跟着驴也走进了高粱地。高粱高，比驴高。高粱高，比我高。高粱也比他的脑袋高出了一截儿高粱穗。我望着稠压压一片高粱地，不由得想起一首歌：“提起那国民军，没一个好东西，一把手把我拉进了高粱地……”而我眼前这个人，是不是也像国民军一样不是一个好东西？我留意着他的动向，也留意着驴的动向。留意着，留意着，便走出了那片高粱地。面对眼前的一片低庄稼，我大大地长出了一口气。就这样，庄稼被我们高一片、低一片地甩在了身后边。但我仍然留意着他的动向，也留意着驴的动向。他的腿挺长，腿肚子挺大，走路不紧不慢。驴腿挺细，驴蹄腕儿更细。驴腿迈得挺欢，驴嘴咬得也挺欢。驴一会儿咬一棵高庄稼，一会儿咬一棵低庄稼。他就在前边骂驴：“鳖圪蛋！鳖圪蛋！”他骂驴时并不回头，也不停步。他似乎知道驴在咬庄稼，又似乎容忍驴去咬庄稼。然而，他骂驴骂得确实挺凶：“鳖圪蛋！鳖圪蛋！”

他是一眼泉村的人，薛佃宝也是一眼泉村的人，他跟薛佃宝长得一模一样，莫非他俩是一对双胞胎？或者，他的腿根本就没打断，干脆他就是薛佃宝？

我不由得问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他说：“薛长命。”

我说：“薛佃宝，你认识不认识？”

他说：“他是我十爷爷。”

我说：“你俩岁数差不多，他怎么会是你爷爷呢？”

他说：“人小辈子大，吃不住个兜嘴好打架。”

路边的谷子有的发黄了，有的还发绿，远远望去，黄绿一片。路边的莜麦收割完了，留下一行行整整齐齐的莜麦茬。我们经过莜麦地，路边没有驴能咬到的庄稼了，驴就探着嘴头去咬那些残存的莜麦穗。他被驴牵动了，终于扭回头来对驴怒目而视：“鳖圪蛋！鳖圪蛋！”他使劲拽着驴缰绳，驴脖子顿时被拉长了一大截。

我突然对他说：“薛佃宝出事了，你知道不知道？”

他说：“出了啥事啦？”

我说：“偷看女厕所，被抓起来了！”

他说：“我娘说啦，那是迟早的事。”

我提高嗓门儿，故意吓唬道：“他的腿被打断了！他被吊到一棵大树上，脖子上挂着一个大牌子，一个民兵拿着一根大铁

柄，咔嚓一下就……”

他一下站住不走了。驴也站住不走了。我也跟着站下来。他瞅着路上的石头愣怔片刻，然后说：“我娘说啦，那也是迟早的事！”说完，拉着驴又开始往前走。他是一个大个子，高出驴大半截。他的身子展展悠悠，显得很魁梧。他光脚穿一双扁塌的老山鞋，那鞋有点儿大，勉强跟了他的脚，趿拉着，往前走。他上身穿一件小白褂，袖子有点儿窄，也有点儿短，肩头打着一块新补丁，背后有一片发黄的汗渍。他下身穿一条黑不黑灰不灰的土布大裆裤，裤脚挽在腿肚子上边，腿肚上的肌肉一绷一绷地跳。

我问他：“你结婚了吗？”

他又站下不走了，转过身来瞅着我，涨红着脸说：“还没哩。”

我想起服务员大嫂的“天日说”，他会不会把我当作他的天日呢？

驴撕咬着路边的庄稼。他却痴在路上想什么，忘了拉着驴往前走，也忘了阻止驴咬庄稼，更忘了骂驴“鳖圪蛋”。

我说：“走呀，怎么不走了？”

他才如梦方醒，转过身去往前走。

我趁他不注意，拣起一块有棱有角的小石头，悄悄揣进衣兜儿里。

爬上一面大慢坡，站在慢坡上回首望：慢坡下一马平川，遍地庄稼。庄稼围着村庄。村庄围着县城。县城里有一根孤零零的大烟囱。

进山了，天突然小了许多。山头一座连一座，一座更比一座高。近处是山，远处也是山。近处的山是绿的，远处的山是蓝的。我要去的一眼泉，就在那蓝色的山巅上。岚雾在山巅四周漂流萦绕。

进山后不多久，我就有点儿走不动了。他见我走不动了，便把驴背上的行李扛在肩上，叫我骑驴走。我说我不会骑。他说不会骑也骑上吧。我就试着骑驴。他就扶我上驴。驴背上搭着他的老棉袄。

山里的庄稼没有山外多，不用担心驴会咬庄稼，他就把缰绳盘在驴脖子上。驴不再被人牵着走了，驴也没有自由到哪儿去。驴顺着小路紧紧跟着他。我别别扭扭地骑在驴背上。

山路上滚满了浑圆浑圆的石头蛋。这儿不是河滩，这儿的石

头怎么会是浑圆浑圆的？我问他：“路上的石头为什么这么圆？”他说：“磨的。”我说：“谁磨的？”他说：“牲口磨的，人磨的，雨水磨的，风磨的。”我抬头看看前方，又回头看看后方，偌大一个山野，除了我、他、驴之外，再没有别的人影儿。我们走了大半天，还没遇见一个人。这山路需要走过多少人，才能把石头磨得浑圆浑圆的？这石头需要经过多少年，才能被磨得浑圆浑圆的？

中午，秋阳把大地烤得燥热，他却指着我身上的衣服说：“你就这点儿生命？”

我不解。

他似乎也不解：“生命！你不懂？”

我摇摇头。

他也摇摇头，指着驴背上的老棉袄说：“生命！你不懂？”

我若有所悟，揪揪军褂的前襟说：“生命？”

他说：“生命。可是，就你那点儿生命，球不顶一条！”

我不理解他说的什么混账话。

翻过一道梁。

我说：“我累了。”他说：“累了就歇会儿吧。”他叫驴站下了，扶我下了驴。我坐在路边的石头上，他跟驴站在路边的草地上。

我说：“我饿了。”他从驴背上取下一个黑不黑、灰不灰的小布袋，从布袋里掏出一个黑不黑、灰不灰的莜面片子，递给我。我说：“这能吃吗？”他说：“咋不能吃？”我就试着吃起来。他说：“这种莜面片子叫牛舌头，再小一点儿的叫狗舌头，再小一点儿的就叫猫耳朵。”我吃了一个牛舌头。

那是我平生第一次吃莜面。我说不清莜面味儿是一股什么味儿。我只知道莜面有一股莜面味儿。那味儿只能品，不能说。莜面有一股莜面味儿。

吃完莜面，我又觉得口渴了。我说：“我渴了。”他递给我一个水瓶子。我打开瓶盖正准备喝，他却说：“水不多，少喝点儿。喝多了又出汗，又撒尿，水就给糟蹋啦。”我才想起今天走了这么多路，居然不出汗，居然不撒尿。大半天时间过去了，还没撒过一次尿。也尿紧过，后来慢慢就不紧了。我仰起头来，咕噜咕噜喝了大半瓶。

他站在路边不吃不喝也不坐。驴在路边啃青草。

不知翻过多少座山头了，那蓝色的山巅依然悬在半空中。一路上，我把瓶里的水喝光了，仍然觉得口渴得很。我说我还想喝水呢。他说回到家里才能喝上水。我朝那蓝色的山巅望了望，山巅被一缕白云缠绕着。我知道，白云是水变成的，只有爬上那山巅，只有登上那白云，只有到达那个家，才能喝上水。于是，我渴望到达那个家。

太阳落山了，我们和山巅拉平了，他却说离家还有三十里。九十里山路走了一整天，我们才走了六十里。山里的里究竟有多大？

他说，山里的里，大里！

我算服了这山里的里！

天眼看就要黑了，家却离得还有那么远。一望无际的山野上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。山风阵阵袭过来，刮得山野嗖嗖响。

他说：“走哩？还是住下哩？”

我说：“走，怎么走？”

他说：“披着星星走。”

我说：“住，怎么住？”

他说：“钻避雨窑儿。”

我说：“哪儿有避雨窑儿呢？”

他随手一指，山崖下有一个小洞穴。

一路上，我见过不少这样的小洞穴，但我不知道这就是避雨窑儿。我说：“路上看见的全是避雨窑儿？”

他说：“全是避雨窑儿。”

我说：“谁给挖的避雨窑儿？”

他说：“过路人挖的，放羊人挖的，强盗挖的，贼挖的。”

我听了心里不由得一紧，赶紧说：“披星星、戴月亮也得走！”

他说：“你说走，咱就走。”

月色幽幽，山幽幽。驴驮着我，他驮着我的行李。石头在驴蹄下迸火星。他把路上的一块石头踢到山崖下，山石滚动的声音久久回荡在山谷间。风越刮越大，天越来越冷，我被冻得磕起牙齿来。他听见我的磕牙声，便扶我下驴，穿上他的老棉袄。他说：“我们这儿的天气是早穿皮袄，午穿纱，抱着火炉吃西瓜。你看你那点儿生命不球顶用吧？”

我才彻底明白过来，山里人为什么会把御寒的衣物当作生命

来看待！

他又说：“这还是秋天哩，如若到了冬天，白毛儿大雪西北风，没有大皮袄是不敢出门的。衣裳穿得单薄啦，出门后，就圪蜷在路上笑啦。”

我说：“怎么就笑了？”

他说：“冻得笑啦。”

我说：“冻得那么厉害，还有心思笑吗？”

他说：“人快要冻死的时候，就不由自主地嘿嘿笑啦。”

我才知道，笑原来还有这么一种笑！

他把肩上的行李重新搭在驴背上，叫驴走在最前边。他说：“驴有月眼，夜里能看清路。”他叫我紧紧跟着驴。他紧跟在我身后边。我就觉得身后边既安全，又不放心。风越刮越大，越吹越冷。虽然穿着他的老棉袄，我还是冷得磕起牙齿来。我终于说：“我走不动了。”

他说：“走不动就歇下吧。”

路边就有一个避雨窑儿。

他领着我钻进了避雨窑儿。

避雨窑儿遮风，避雨窑儿暖和。

我一钻进避雨窑儿，就不想出去了。

我一钻进避雨窑儿，就有一种回到家里的感觉。

这过路人挖的、放羊人挖的、强盗挖的、贼挖的避雨窑儿哟！

他替我铺好行李叫我休息。他穿上他的老棉袄，背对着我坐在洞口上。驴站在洞外边，缰绳攥在他的手心里。从他的肩头望出去，星星在夜空中闪闪地亮。

我紧紧地攥着那只空水瓶，它像一枚不会爆炸的手榴弹，比我衣兜儿里的小石头强多了。

清晨，我醒来时，洞口已是一片朝阳的艳红。老棉袄盖在我身上，他跟驴不知去了哪里。我爬出洞口，见山野上披着一层白花的霜，他迎着红日挺立在山岗上，一件小白褂，一条黑夹裤，一双老山鞋，裤脚挽在腿肚子上边。驴就站在他身边。

山野静寂空旷。

红日渐渐升高。

他就那么痴痴地站着，驴也那么痴痴地站着。

太阳由红变白，暖意愈来愈浓。霜化了，化成露珠挂在草尖

儿上。大山骤然间苍翠得可爱。

他终于动起来了，弯下腰去舔那草尖儿上的露珠。露珠在阳光下闪呀闪呀，他在阳光下舔呀舔呀。他那黑色绒球般的脑袋在草丛中缓缓蠕动。

第一个夜晚就这样过去了。

他似乎并不怎么坏。

事情是坏在他娘手里的。

他迎着红日挺立在山岗上



